

中国走勢

● 社会呼唤公平竞争 ● 强国必须开放
● 纵论中国风云 ● 走向未来的反思

王志纲

防务

中国走势采访录

王/志 纲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走势采访录

王志纲

*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海院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7.5 印张170千字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 000册

ISBN 7—5361—0554—1/I·41

定价：3.50元

探寻中国座标之谜

言 西 早

人们常说新闻是“易碎品”，这意思是把时效当作新闻的生命。最典型的一种议论，即如前《纽约时报》副主编罗伯特·勒斯特所说：“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新闻界普遍认为，最没有生命的事物莫过于昨天的报纸的话；那么，今天的看法就是：最没有生命的事物莫过于几小时以前发生的新闻了”。

《中国走势采访录》的作者是跑新闻的——新华社记者王志纲，这本集子所收入的十几篇力作均是他五年来“跑新闻”的收获。这些题材不可否认是新闻，而且有不少在当时引起过“轰动效应”（如《百万移民下珠江》《放眼向洋看世界》《中国走势采访录》《广州人经受了三次冲击波》）。然而，你又绝不可能将其与“易碎品”划上等号。它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有灵魂的“这一个”或“那一个”。它既有新闻的时效，又有哲学的头脑、经济学的眼光、史学的知识、文学的构思与笔法；它不仅触及了中国开放改革最艰难时期的种种社会热点、难点、敏感点，而且在观察与思考中升华为一种时代的精神，一种历史的透视，一种超前的预见。

读了这本集子，不由得使人想到列宁所引用的歌德的名言：“理论总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

王志纲的这些新闻作品之所以不会“枯萎”，关键就在于他的选材与构思已突破了纯新闻信息的藩篱，突破了新闻“标准件”的尺寸，而成为溶现实与历史、古今与中外、政治与经济、具体与抽象于一炉的“长青之树”！

(一)

为了研究王志纲的“长青之树”，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他的新闻轨迹。

王志纲，现年34岁。1982年毕业于兰州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4年苦读《资本论》，使他获得了一本破解中国社会政治与经济问题的“密码”。1982——1985年在社会科学部门的工作，使他从宏观到微观对中国的国情有了一个概念上的把握。这几年理论的积累与实际的研究，为他日后在新闻工作中的“爆发力”准备了充足的后劲。一旦投身于记者行业，他如鱼得水，海阔天空！

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王志纲1985年10月调入新华社的最初之作，就引起一场轰动一时的“南北冲击波”。

1986年4月，刚刚调到新华社内蒙分社几个月的王志纲，被抽到总社参加小分队。当时他和黑龙江分社的谢金虎搭档，分配到的题目是：开放改革促进了精神文明建设。按通常的惯例：手中有了点子，只要下去找几个例子，就可以关起门来写稿子了。但王志纲却不然。

他认为，在一片光辉灿烂中肯定有阳光照不到的阴暗角落，而在一片污泥浊水中说不定会长出一朵鲜花。用一个角落来证明阴暗同用一朵鲜花来证明纯洁一样，都是实用主义的。要历史唯物主义地反映时代真实，就必须大跨度地立体地透视出事物发展的历史进程。

他们选择了广东为考察地。广东，八年开放，八年起伏。究竟是洪水猛兽，还是大浪淘沙？他们带着满脑问题南下探秘了。

说来人们也许不相信，那篇《广州人经受了三次冲击波》的轰动一时的报道，竟然是在完全没有找过任何一位省市领导人采访的情况下写成的。许士杰、叶选平都是在发表之后才知道此文，才知道有个王志纲、谢金虎。

那么，“三次冲击波”从何而来呢？完全是群众语言，他们采访的也全部是基层干部、群众，最大的不过是区长。其他群众有青年工人、妇女、街道干部、学生。感受的角度虽然不一样，但一谈起8年的历程，许多人都感慨“冲击可大啦。”什么“牛仔裤冲击、录相带冲击”。都是群众的感受。

这在广东人看来太普通了、太平凡了，然而对两个分别来自东北、西北的年轻人来说，却新鲜热辣得烫人！

小分队纷纷返京汇报，“打擂台”比高低的一天来了。每队限定讲半小时，而从广东满载而归的王志纲却一口气倾诉了两个半小时！在座的人们也为神奇的广东而倾到，感叹说：大题材啊！

“冲击波”首先冲击了新华社。穆青提示先写内参。随后，《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争着要以专稿形式公开发表。《人民日报》也决定采用，还精心配发了一篇评论。中央领导同志看见穆青同志时，又专门问起这篇内参，说，修改后可以公开见报嘛！

然而，当时谁也没有料到，这篇报道发表之后，在新闻界内部，在知识分子阶层中，却产生了迥然不同的两种评价。有不少人大声叫好，称赞“不但观点抓得好，而且十分鲜明，材料丰富，说服力强”（许士杰语），也有一些人提

出异议，认为“通篇散发出一股陈腐气”，“歪曲开放、改革事实去论证某种（天条）正确的杜撰之作”。

笔者曾问过王志纲今日对此文的评价，他坦率地说：“一篇关于广东的文章在全国范围内引起那么大的反响，这本身就是一件好事。我们当时是以满腔热情来歌颂广东的改革开放的，但考虑到南北观念的时间差，采用了大家都能接受的提法。当然，现在看来，一些概念比较模糊，容易引起误解，宣传味也浓了一些。”

如果说，《广州人经受了三次冲击波》在当时还有不成熟之处的话，那么，两年多后的《中国走势采访录》，从采访的难度、问题的跨度、思考的深度以及影响中国历史的程度诸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988年5月，《瞭望》杂志从全国抽调十几名精明能干的分社记者，组成若干个小分队突击重大题材。王志纲奉召进京。

《瞭望》新任总编辑陈大斌，对这些近年崭露头角的年轻人特别器重，他和《瞭望》经济组负责人把五、六个选题摆在他们面前：

“挑一个吧”。

环境意识、农业试验区、城市交通调查、广告意识透视……王志纲皱了皱眉头。

“怎么？没有合意的？”陈大斌问。

“我自己带了一个题目……”王志纲坦率地承认。他接着滔滔不绝地倾吐了两年来他对这个题目的思考、酝酿、疑虑：“究竟是什么问题，我自己暂时也说不清楚，但是几年来这问题越演越烈，事关改革成败，如鲠在喉，我是不吐不快啊！”

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各省之间的关系。愈演愈烈的“诸侯经济”，这样敏感而又宏观的大题目，难道是一个记者所能问津的吗？

陈大斌却不认为这是年轻人的“狂妄”，他大胆拍板：干！于是又给王志纲增加了一位搭档：辽宁分社的夏阳。

然而，也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这种选题是中央决策部门、研究部门的事，哪是记者干的活，干错了就可能逆潮流而动哩！

还有人说，中央没有这方面的考虑，也没有上头的口径，靠记者自己去闯荡，行吗？

“真正的记者就要敢于碰硬，敢于纵论天下风云。”王志纲回答说：“记者不能妄自尊大，但也不能妄自菲薄。过去我们老讲记者要吃透‘两头’，其实光‘吃透’是不够的，记者的活动应有其独立性，对现实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对中央的决策，不但要吃透宣传，而且要拾遗补缺，提供参考，起到不谋而合的作用。这样的记者，才是中国的脊梁！”

于是历时70天，上下8千里，一场沿着中国社会大座标探访走势的追踪在进行着。两位年轻记者耳闻目睹了当今中国社会纷繁复杂、光怪陆离的种种现状。

“蚕茧大战”，“羊毛大战”，“烟草大战”，“芝麻大战”……封关设卡，烽烟四起，资源争夺，愈演愈烈。

各自为政，各行其是，一些省市不约而同地采取“弱化条条，强化块块”的方针，在一些具体政策上互相攀比，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排成横队过路口，千军万马闯红灯。

开放与割据，放活与失衡，成了两个记者头脑中日益强烈的矛盾问题。他们深深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又无法找到现成的答案。当时国内没有一个部门在系统研究这个问题，

当然，也没有一个做系统阐述的权威人物。

记者不是专门家，但记者的优势却正在博采众家。从而记者又可以超越众家。

王志纲、夏阳采写的《中国走势采访录》，在1988年的多事之秋那烦躁不安的闷热之中，如同一道清晰的闪电，划破了现实生活中扑朔迷离的疑团。

中南海，最高层领导人迅速反馈。两位30多岁的“小记者”独立思考提出的问题，竟与中央领导人正在考虑的治理整顿大计方针不谋而合，提供了有力的论证。

中央高层会议讨论了他们提出的问题。李鹏总理办公室来电：请王志纲、夏阳去中南海，李鹏总理要亲自听取他们的汇报（后因临时有急事，改由秘书听取）。

总理办公室的同志说：“你们写的《中国走势采访录》领导认为有四个特点：一是十分及时；二是问题重要，从宏观上抓住了问题；三是材料比较充分，反映了下面真实情况；四是写法比较超脱。领导称赞你们做了一件重要的工作。”

9月中旬，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后，在有关精神下达的同时，各种传言也不胫而走，王志纲、夏阳一时间成了众说纷纭的人物。有人说：“他们是中央组织的调查班子。”有人说：“他们向中央告了××省的状。”也有地方在叹息：“好不容易取来了一点真经，一刀又叫他们给砍掉了。”还有人说：“这是拖历史的后腿。”

无论时人怎样议论，但历史终会做出公正评价。毛泽东早在50年代就提出“政治办报”的口号，但若干年来，中国的记者、编辑很少以“政治家”自命。《中国走势采访录》的作者，实际上正是从政治家的高度，来探讨中国宏观经纬

线之谜，从而影响了历史，推动了历史。这是我们新闻工作者的骄傲！

当然，记者只能提出问题，而不可能开出解决问题的全部药方。如果把后来解决问题过程中出现的矛盾、挫折、反复归咎于“始作俑者”，这也是不公平的。

（二）

中国历史上可称为“政治家”的新闻记者并不多。民国初年的名记者黄远生是一个，他的“北京通讯”以揭露当时政治内幕，评述中国政治问题而轰动一时，甚至从此确立了一种我们至今还在使用的新闻体裁——通讯。30年代的名记者范长江也是一个，1935年7月，他以《大公报》旅行记者身份，从成都出发，开始了西北地区考察旅行，历时10个月，足迹遍于川、陕、青、甘、内蒙等广大地区，全程4000余里。他的旅行通讯汇集为《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实为发振聋聩之作。

他们之所以能从记者群中脱颖而出，与他们的基本素质与活动方式是有很大大关系的。黄远生曾总结过自己的经验，提出记者要有四个“能”：“①脑筋能想；②腿脚能走；③耳能听；④手能写。”范长江则提出：“一个记者，要有抱负。这抱负就是穷毕生精力研究一两个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是从群众中提出来的。……其结果是他自己提高了，群众也随着提高了”。

可见，记者的素质、活动方式与传播效果是一个辩证运动的过程。新闻传递实际上有三种情况，信息发射后经过记者“二传”，有的仅仅是“移植”，即原封不动地复印现实；有的甚至是“减值”，即歪曲走样地反映；当然，也有一

些记者能够使信息不断地“增值”——用各种各样的附加值来丰富它、加重它。

在采写《中国走势采访录》中，记者的素质与活动方式的关系尤其突出。

王志纲设计了一种适合小分队作战的“三者采访法”。他们认为：对中国走势感受最深、最有发言权的离不开三种人：省市领导者、专家学者、资深记者。但采访这三种人，又不能沿用“一问一答”的旧方法，而必须以争论方式，撞击反射、才能“刺激”出闪光的思想来。

于是，王志纲、夏阳开始了一次空前艰难的大跨度的接力式采访。

王志纲在采访之初曾有过这样的思想，既然地方分权的割据愈演愈烈，东南西北差距又大，能否干脆如一些专家设想的那样把非法变合法，在中国实行“联邦制”呢？他们陷入了一个怪圈之中，十分苦恼。

在哈尔滨，他们专程采访了研究联邦制长达10年之久的一位老教授，双方畅谈孟德斯鸠与卢梭的政治思想，反思康有为与孙中山的治国方略。老教授是联邦制热心拥戴者，他引经据典，论证了联邦制的积极意义。但是，作为记者的王志纲把中国现实中的一些问题一经提出，老教授的理论顿时就显得空白起来。经过激烈讨论，大家得出的竟是这样一种同初衷相去甚远的共识：

联邦制不是包治百病的药方。任何一种国体的形成，离不开特定的国情。在中国，联邦制的设想，起码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不是现实可行的方案。

接下去的社会考察充分地证明了他们上述认识。

四川盆地，一年一度的“生丝大战”使他们十分震惊。

在这里，当地政府为了控制生丝外流，动用大量人力，实行“保境成边”。但有的省的一些单位，却用高额回扣，甚至军车押运等手段，有效地瓦解了四川省的防线。

这仅仅是地区保护主义吗？

一些专家学者认为，这种现象客观上有其必然性：实质上是各地对现实生活中不公平竞争原则的反抗和强制修正。

在重庆市，王志纲、夏阳与市委书记肖秧对话时，巧妙地抛出了一路上的见闻和专家的分析，于是，引出了又一段精彩的见解。

肖秧说：我完全同意你们的“运动场规则理论”。他说，区域竞争如同一场篮球赛，甲队队员先天充足平均身高2米，乙队队员先天不足平均身高不到1.80米。实力不同但若规则相等，倒有可能产生刺激弱小队充分发挥灵活快攻等特点的积极作用。但是，若甲队不仅占先天优势，在竞赛规则要求上又不一样，甲队可以运用足球规则合理冲撞，乙队只准严守篮球规则，等等。老实人吃亏，久而久之，乙队也会不守规则的，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是如此，没有相对公平的竞争原则，鼓励大家各呈其长，比翼齐飞，共同进步是不行的。

两位记者获益不浅。他们正是用这种“滚雪球”的办法，集思广益，在三维空间中寻找坐标系的聚光点，不断调整自己的思路。

王志纲把它称为“自我充电法”。他说：“一个记者应当有文学家的笔法、哲学家的头脑、经济学家的眼光、史学家的知识，这样兼容并蓄、触类旁通，才能在总体上有限地超前。

他们的“中国走势”，就是这种超前之作。而这种“超前”，显然是基于记者自身的政治抱负，要时时关注中国的走势、世界的走向，要有纵论天下风云的气魄。

(三)

在研究王志纲的采访录中，我们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收入集子的作品，几乎全部是发表在新闻性杂志上的，几乎全部都是纪实写真性报道，这些“易碎品”何以能成为“常青树”，在很大程度上与记者的自身修养分不开。笔者在与王志纲交谈中，曾议及此类问题，王志纲则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新闻界的贫困化”。

他说：“我认为，最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对矛盾，随着国家的繁荣和物质的丰富，新闻界却出现了相对的贫困化——这指的是思想的贫困、知识的贫困和业务的贫困。这是非常可悲的。就象跳高一样，传统上我们给自己定的横杆太低了。能够吃透两头，跟上形势就行。这如同跳高横杆有1米高的，也有2米高，还有2.50米的。但人们长期以来只面对1.5米的横杆，人人皆可一跃而过，因此，人人自我感觉良好，人人都觉怀才不遇。就在这周而复始的奇特竞赛中，当初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饱学之士，技能蜕化，变得庸常起来。曾潜藏着打破世界跳高记录资质的新秀因横杆不再升高，抬腿就能轻松过去，从而放松了对自己的锤炼，于是再表现不出什么特异之处；最占便宜的是刚好能跳过1.50米的人。因为，同曾跳过2.50米和有可能打破2.50米记录的人相比，在1.50米横杆前大家都是平等的，没有技能高低之分。难怪有人说“新闻无学”“不无偏颇，但却值得深思啊！”王志纲指出：“新闻界也面临大裂变，要么是突破贫困化，要么是另谋出路，寻找新垦地。”

据说，王志纲这一“惊世骇俗”之论，在新闻界中引起不少的反映，有人赞扬为“深刻”，有人贬之为“狂妄”。笔

者倒以为，在目前的新闻界，有人出来大唱一声：“你有痼阿！”倒是正当其时的。

当然，王志纲“跑新闻”时间还不长，经验也不够丰富，经常制造“轰动效应”固然可贵，但如马克思所说，更着力于基础的关系分析，也许会更有裨益。希望这位中国新闻界之新秀，在未来的岁月中，继续为我们破解出中国社会的一些令人费解的密码，为历史留下更多的足迹！

注：此文原载《南风窗》杂志1989年2月号。本书借用前作者对原作进行了必要的增补修改，

目 录

代序 探寻中国座标之谜	(1)
-------------------	-------

开 放 潮	(1)
-------------	-------

大潮初起	(1)
------------	-------

南北冲突	(4)
------------	-------

四面八方走向世界	(5)
----------------	-------

风云激荡话开放	(8)
---------------	-------

聆听历史的足音	(8)
---------------	-------

历史在我们脚下延伸	(11)
-----------------	--------

亟待走出的误区	(16)
---------------	--------

走向未来的反思	(20)
---------------	--------

中国走势采访录	(24)
---------------	--------

上篇 开放与割据	(24)
----------------	--------

现象种种	(25)
------------	--------

学者和领导者的评价	(27)
-----------------	--------

原因初探	(28)
------------	--------

社会呼唤公平竞争原则	(29)
------------------	--------

下篇 “变通”与失衡	(31)
------------------	--------

“变通”的吸引力·····	(32)
“变通”的不同含意·····	(33)
“变通”辨析·····	(35)
重要的是治理改革环境·····	(36)

中国“食林”外史····· (38)

上篇 东西南北吃喝考·····	(39)
第一章 广东人吃崩了自然界·····	(41)
第二章 川行日记两则·····	(49)
第三章 草原吃羊·····	(56)
第四章 东北吃“派”·····	(59)
中篇 滥吃的代价·····	(62)
第五章 吃完了人类的朋友·····	(64)
第六章 豺狼虎豹锅中寻·····	(69)
下篇 美食家透视·····	(76)
第七章 吃喝英雄素描·····	(79)
第八章 美食家说·····	(90)

广告现象大透视····· (95)

第一章 广告考·····	(96)
第二章 广告与商战·····	(102)
第三章 广告的迷途·····	(107)
第四章 广告与道德·····	(112)

开放门户的“溃疡”····· (118)

黄色潜流·····	(118)
-----------	-------

形形色色的夜半女郎·····	(119)
罪恶渊藪·····	(125)
啊，金钱·····	(127)

市委书记与“倒爷案”·····(131)

抛砖引玉·····	(131)
亡国之兆·····	(132)
“倒爷案”·····	(134)

广州人经受了三次冲击波·····(137)

第一次冲击波袭来时，有人悲叹：社会主义的广 州这下算完了·····	(138)
第二次冲击波袭来，有人惊叹：社会主义的广州 全盘港化了·····	(140)
第三次冲击波袭来时，有人惊叹：物质文明上去 后，精神文明却下来了·····	(143)
三次冲击波过去以后，人们惊喜地发现：凤凰涅槃 ——一个新广州再生了·····	(145)

百万“移民”下珠江·····(148)

形形色色的“南下军团”·····	(148)
甘苦相伴的“打工”生涯·····	(153)
不能回避的历史选择·····	(157)

邻粤诸省议广东·····(162)